

女生张爱玲

玮清 ◎ 等著

旧上海的一代奇女，一代才女，一代优女，

那曾经的无论流言无论传奇，也无论是沉香屑

或是倾城恋，一切的一切均已成往事，

我们只能在河流的此岸，遥望河的彼岸，追忆那些似水年华。

然而，那些活色生香的文字，那些华美高贵的情感，却
会流淌在你我的血液中，一次次地重来袭击我们，打动我们。

然后，在我们死的时候，再死去一次。

时代文艺出版社



女生张爱玲

玮 清 等著

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生张爱玲 / 玮清等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2-2449-8

I.女… II.玮… III.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9604号

责任编辑 / 吴超莹

封面设计 / 湖也

责任出版 / 孙唐平

出版发行 /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电话 /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010) 65265947

E-mail: gcgilz@public.bta.net.cn

邮政编码 / 100010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奥盛文化排版中心

印 刷 / 北京法大印刷厂

开本印张 / 880×1230 1/32 8 印张 150 千字

版 次 / 2005年1月第一版 2005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012-2449-8/K.462

定 价 / 21.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当一切都已成为往事

在如今的世界里，张爱玲，这位已去世八年的作家，这位曾在六七十年前大红大紫的女性，居然拥有着八千万的读者，培育了八千万的“张迷”。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一件事！然而，斯人已去，黄鹤悠悠。曾经的少年时代的“金锁记”，曾经的充满上海滩的“流言”，曾经的“倾城之恋”，曾经的人生“传奇”，……均已零落成泥碾作尘，化成了“沉香屑”！

昔日的辉煌繁华，她曾亲历亲感；晚景的凄凉落寞，她亦曾萧然走过。这是一位怎样的作家？这又是一位怎样的女性！她的魅力，她的情怀，居然在 60 年一轮回之中重返我们的生活，重新打动如此之众的读者，还有观众。这就难怪近十几年来会有那么多的试图解读和阐释，会有那么多的试图追求靠近张爱玲风格的“传人”。她们，活跃在文坛，出没在写字楼，象牙塔，出没在大商场，专卖店……

人说，三岁看老。也许要真正了解或接近一个人的生活，须得从他的童幼开始。因此，我们选择“女生张爱玲”这一视角来窥视“张看”，或许也是一条路吧。看张，就看她作为女生时的美丽与忧愁，憧憬与失落，耀眼与孤独，风情与气韵……如此，或许能找出张爱玲独特为人、惊艳文字的源头。当然，我们的“阐释”、“接近”只是一种引导，一种比较，只是想指出一条通往张爱玲，通往其内心丰富的道路。因此，我们引用了张的自述，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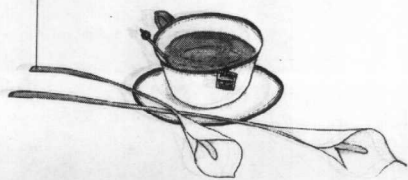
序



序

个性语言，也引用了诸多红袖“张爱”们同样惊艳的文字——也是女生，或刚脱去女生的外衣。这些看似零散的文字，字里行间都弥漫着“张味”，弥漫着一种酷似旧上海的繁华富丽绮美的氛围，一种华美却独自落寞忧伤的味道。

旧上海的一代奇女，一代才女，一代优女，那曾经的无论流言无论传奇，也无论是沉香或是倾城，一切的一切均已成往事。我们只能在河流的此岸，遥望河的彼岸，追忆那些似水年华。然而，那些活色生香的文字，那些华美高贵的情感，却会流淌在你我的血液中，一次次地重来袭击我们，打动我们。然后，在我们死的时候，再死去一次。



目录



序 当一切都已成为往事

卷一 女生情结张爱玲 / 9

- 借张光 / 10
银紫色和青灰色 / 21
桐花万里路 / 26
相悦女人花 / 30
红颜与红颜之间 / 33
世间曾有张爱玲 / 40
她们都很沧桑 / 49
海上花 / 54
张爱玲情结 / 56
爱君笔底有烟霞 / 59
爱情是自己的 / 63
害怕张爱玲 / 65
我看爱玲与苏青 / 67

卷二 青春镜像张爱玲



一、读书岁月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处处受痛苦。”

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噬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1、少女天才 / 81

2、“我忘了” / 89

3、男老师汪宏声 / 91

4、十七岁少女的幽默与“最恨” / 94

5、拒绝走“女学生一少奶奶”的道路 / 96

6、“真的发愤用功了” / 98

7、对一个女学生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教授 / 102

8、港战中惶惑、伤感、迷茫的女学生 / 104

二、女生情怀

曲折的流年,
深深的庭院,
空房里晒着太阳,
已经成为古代的太阳了。
我要一直跑进去,
大喊:“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呀!”



- 1、衣·奇装、旗袍 / 113
- 2、乐·古典音乐 / 129
- 3、舞·拉丁舞和芭蕾 / 136
- 4、画·浮世绘、拉斐尔、高更、卢梭、凡高、塞尚 / 145
- 5、友情·炎樱、苏青 / 162

三、爱的废墟

……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屋顶的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地站在天底下了。

- 1、人伦亲情 / 175
- 2、爱，你也在这里吗？ / 183

卷三 人生画话张爱玲



绿豆画话

这些画献给使人生在尘埃里活跃而又跌落的张姓爱玲女子的哀乐本身。

- 1、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 / 188
- 2、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 / 189
- 3、许多女人用方格绒毯改制大衣 / 190
- 4、女人要崇拜才快乐 / 191
- 5、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 / 192
- 6、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 / 193
- 7、那样的女人还是趁早嫁了的好 / 194
- 8、恍如隔世 / 195
- 9、让我把它放在肚子里 / 196
- 10、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 / 197
- 11、一连串半形成的思想是最飘忽的东西 / 198
- 12、时间即是金钱 / 199
- 13、唯其因为就坏了更是看重它 / 200
- 14、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 / 201
- 15、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 202
- 16、我平常看人,很容易把人看扁了 / 203
- 17、我们中国本来是补丁的国家 / 204
- 18、一天到晚说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 / 205
- 19、穷人结交富人,往往要赔本 / 206
- 20、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 / 207
- 21、这堂堂的开头也可爱 / 208
- 22、艺术与现实之间有一块地方叠印着 / 209
- 23、腰眼上面一寸左右就是“腰眉”了 / 210
- 24、我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格的房 / 211

卷四 心经沉吟张爱玲



一、爱玲心经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1、关于我、物质、精神 / 215

2、关于时代、生活、爱情 / 222

3、关于父亲、母亲、家 / 228

4、关于读书、艺术、写作 / 233

二、语录沉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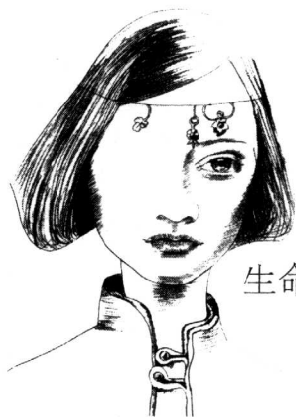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 241

风
尘和抑郁折磨我的眉发
我猛叩着额角。想着这是十月。
所有美好的都已美好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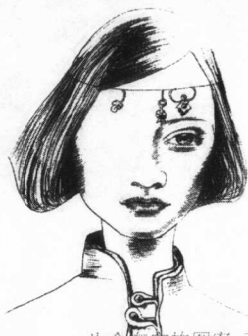


卷一

女生情结张爱玲



生命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



生命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

借张光

如果因为迷恋某个人物，就想细究那些和她有关的人，你一定会笑我是追星族的幼稚和“头肿”。但我这样想：这世上才华出众、品格不凡的人毕竟是少数，还要经过命运中许多扑闪不定、结局叵测的路口，最终能达到光彩顶点的更是少而又少了——我们从关于这些人的种种传说中可以看到，如果他路上的某一处际遇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她的后来可能就是那样而不是这样。成功，虽不是绝对的偶然，却也不是绝对的必然。

倒是凡人的生活，“可爱而可哀”的岁月，更能代表一般生命的规律和意蕴。善恶未必有报，爱恨未必有果，其中过程都是缺少戏剧性冲突的，结局亦难得壮丽或凄美，这是一般人的人生。可是这样的人生，我们又不大感兴趣。不过，若他们和我们所迷所爱的某个人物有一点关联的话，我想你还是愿意关注一下的罢。

那么现在，让我们借着张爱玲的光，看一看她身边曾经有过的人们。虽然她显然比一般作家孤标傲世，远离人群，甚至连亲友都不大理视。但确是有一些人曾围绕在她身边，他们的音容，还存留于她的书卷。也许她曾得了他们的益处，启发或者影响，但现在我们只有通过她才能看清他们，——当我们打开她的书，一如点亮一支蜡烛，在昏淡的光线下他们出现。当烛光熄灭，他们也就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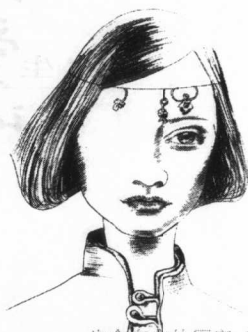
让我们借着这光——可惜年代已久，那些人在这光照所及之处

也稍显昏混、摇荡不定。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一张“西洋美妇人”的脸，穿着打扮也是西洋式样，却是个中国女人，她是张的母亲。她似是一个不甚伟大的母亲，不仅比不上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星妈们——远一点的岳母、孟母，近一点当代男性作家笔下含悲忍苦克己奉献的妈，就是比起周围那些为了孩子上钢琴课、穿名牌而省吃俭用、四处奔波的普通母亲，也是颇见形拙。但她也绝不是那一种星妈，自私，阴戾，下作，从反面刺激了孩子的奋斗。她多少也为张作了些牺牲，却要忍不住掂量“是否值得”；她教育张做个淑女，优雅高尚，有礼有识，自己却很快不耐烦起来，说不如让她小时候得伤寒死掉——像那些没文化又欠涵养的母亲赌咒“不如当初不生你”。但那些母亲往往只是嘴上厉害，她们为孩子勇于牺牲、视孩子为生命的支柱，对孩子将来的出息抱有信仰般的热忱——张的母亲显然又比不上她们。

对这样的一个人母亲，张似是不怀多少感情的。幼年时她与她聚少离多，成年后也并未生活在一处。打开自述身世的《私语》，关于母亲的叙述是冷淡的，仿佛隔了重重障碍。然而多遍之后，不经意中，我却发现了一个缺口，并从这个缺口，略略看清了这个“横跨两个时代”的、旧时代新女性的母亲的心。

有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来时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个习惯的，“才醒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四面是空的，我也在空中，心里是挖空了一般的空。同宿舍的女孩子们都起



生命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

床了,忙着穿衣洗脸上操,开始一天的新生活,而我却躺在床上,想死。后来我读到杜拉的小说:她醒来时总是忧心忡忡,不知所措。现在我已经不这样了。也许是因为成熟了,也许是因为生活的仓慌之中敏感已丧失。现实令我们连空虚都顾不上了。

但这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的女人还有这习惯。这个“敏感美丽”的女人,也许她不应该那么早结婚。然而父母之命不能违。结婚后她籍口小姑子留学要人监护,同去英国,一去四年。小姑子回来了,她还是“来了又去”,一次又一次要出国。“她是个学校迷”,张说,那时候女子入校是自由进步的象征。她在外国读书,教书,踏着被缠成三寸金莲的小脚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她还画油画,“徐悲鸿蒋碧薇都很熟识”,但她并没有成为他们那样的人物,没有成为那时代留学归来的艺术家、革命家、科学家其中的一个。“珍珠港事变后她新加坡逃难到印度,曾经做尼赫鲁的两个姐姐的秘书。”她还曾下厂当女工,她会缝制衣服,想做蛇皮手袋销售。她囤了一箱蛇皮在上海,然而这一计划并未成功。“后工业社会才能欣赏新巧独特的手工业,”张似是嘲笑似是心酸地说,“她早了二三十年。”人毕竟扭不过时间。人是渺小的。有梦想又如何?不过是早晨醒来在床头抑郁一小会儿而已——很快地,晨声,人,事,就来提醒我们了。抑或,还有什么是叫人高兴的——比如一个母亲看到自己胖乎乎的不知所云背唐诗的女儿,于是高兴起来。但生命终是无奈,是空,这是心的缺口,她纵然不停地“来了又去”,做这做那,也是不能堵住。

在这个缺口女儿和她悄然相通。出名,早早地出名,第一部书上市

四天即脱销，一版再版，年轻的女孩儿却找不到快乐的理由。只说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高兴的”。但她比母亲有天才，有毅力，“她以奋笔疾书的写作者的态度抵抗这人生的虚无。”母亲却终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在我们看来，没有成就，也没有做好母亲，似是不可恕的——但一个女儿不会这样看她的母亲，一个成熟的女人不会这样评价另一个女人。如果说张在年轻的时候或许有过怨意，但几十年后的《对照集》中，她分明表示出了对母亲的理解、留恋和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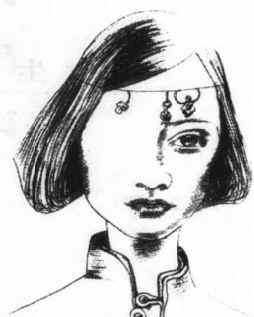
我第一本书出版，自己设计的封面就是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令人窒息。以后才听见我姑姑说我母亲从前也喜欢这颜色，衣服全是深或浅的蓝绿色……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长处一点都没有……

（母亲）看见我这些照片，倒是拣中这一张带了去，大概这一张比较像她心中的女儿。50年代末她在英逝世，我又拿到了遗物中的这张照片。

张生于20年代，她大概也就生在1900年左右了。那时人结婚早。她50年代末去世活得不算长久。

她一直把女儿的照片带在身边的。虽然她多数时间都没有把女儿带在身边。她是母亲，但她更是她自己，一个独立的女人，她有她的梦，她的想，她的女儿索性连女儿——或儿子——都不要，我们不也理解了吗？

理想的亲情是什么？我并不觉得像目前那种阎王债一样一代欠一



生命有止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

代的就好。爱是平等和自由。她以她的方式爱了张，教育了张，否则张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张了，那将是多么大的损失，我们应当感谢她。

实际上，张也并未因此而有太多的失落和怅恨。因为另外一位女性，与她母亲年纪相仿、交情深厚的亲人弥补了这一缺失。这就是张的姑姑，我们认识她大半是从那篇《姑姑语录》中来。

她看到侄女写的文章，有所感触，也想写。但很快又说：“不用劝我写了，我做文人是不可行的。在公事房里专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地省字，拿起稿费来太不上算了！”

她找起事来，挑剔得非常厉害。因为“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糊口的，有时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地赚了钱来，愁眉苦脸地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想象她是一个开朗、干练、成熟、独立、注重生活品质的知识女性，在那个时代就具有了某种现代女性的气息。她不懂周作人的诗，就是不懂，还怀疑他胡说八道：“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罢？可也不一定，一个人出名到某种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她曾寄过一张与张的合影给张的母亲，说“我这张难看极了但小瑛很自然，所以寄给你。”——照片中张笑得龇牙咧嘴，不知那个一向期待她成为淑女的母亲可会满意。她和张的母亲是不太相同的女人。她不会鼓励张为一朵干枯的花而流泪，训练她“照镜子研究面部表情。”她这种坦白、务实的作风想必是对张有所影响的。

所以看到她的照片：半身，端坐的女子，温柔沉静，不觉又惊讶又